

◆◆◆

一

◆◆◆

鱗

◆◆◆

半

◆◆◆

爪

◆◆◆

正 雨

五十二年在英國正是農曆臘盡春回的時候，每天仍是風天雪地、寒風刺骨，由臺帶來的幾套禦寒衣服，全部上身，似乎還嫌不夠，進得房來，全靠生火取暖，連大衣都不願脫，比起在臺，真不可同日而語，想起上一冬冬倫敦凍死人的報導，真不敢相信從熱帶來而且特別怕冷的是否熬受得住，差幸一股求知和好奇的心支持着，更由於氣候的漸漸轉暖，方讓我熬過這一難關，可算萬幸，記得在這一段時期裏，我也跑了不少地方，首先由倫敦而利物浦，兩月後，又由利物浦而倫敦，然後又從倫敦到中部一個小城（Briton on Trent）由此一小城又轉入中部大城並以工廠眾多聞名的伯明漢（Birmingham），然後即轉進該城近郊的Mosley小鎮，住在該鎮的一民家裏，這裏距我實習的電力公司辦公處不遠，走路只要十九分鐘可到，公司裏辦事人員對於我的「行」的問題確想得非常週到，房東太太是一個四十多歲矮而精明的寡婦，和她一個十八歲的獨生女兒同住一棟四層樓房，倒也雅潔明淨，只因我後到，只好安頓在四層的閣樓裏，房間裏擺上一床一櫃一桌一椅，所餘地位就不多

了，和我在倫敦，利物浦，以及 Briton on Trent 等地的所住的房間大小比來，真是相形見拙，不過我倒非常欣喜，因為房間小，顯得暖和些，推窗可看到遠處的風景，空氣也較為清新，陽光可直接從窗口伸入，驅散了房間的冷氣，房東太太一再的抱歉說，沒有好房間，但我已滿意極了，尤其聽說每週只收四英鎊十先令的費用還包括早晚餐，這到那裏去找，至於住得是否舒服，吃得是否合胃口，這些已不去計較，說老實話，在外國每天吃馬鈴薯和煮得發黃的青菜，以及半生不熟的牛肉早已使我倒胃口，我只想，如何挨得過這些看來新奇而實平淡的日子，趕快回到臺灣大吃一頓，便謝天謝地，出以意外的，住下來後，房東太太却非常友善，第一天下午，母女兩人便領着我熟悉一下環境，何處是郵局（這一點很重要寄家信必需先找到郵局）何處是車站，（往伯明罕城去），何處是每天上班的道路，何處是市場，都一一指點得清清楚楚，爲了不使我迷路，對於指點的地方，再重複地走過一次，雖然地方小，大家藉此散步，所花時間不多，然而她們那番熱誠親切，倒也使人感動，一邊走時，她告訴我此地黑人甚多，當時我在路上並未十分注意看到，明晨上班時果然看到不少黑人，熙來攘往，他或她們據說都是在工廠工作，在英國，對種族的歧視，尤其黑白人之間，並不如美國國內來得明顯，但黑人在此却是謀生不易，所作的工作也多是低微而報酬最少的，後來由於我再到倫敦去住了一個教

會的International House裏，碰到一個剛從非洲來的黑人，據說他本人在國內對於教會工作非常忠誠，當地的英國傳教牧師特地介紹他來英國工作，第一天去找事時所得到的答覆剛好相反其拒絕的理由是說他英語不行，其實他的英語是非常流利的（至少我和他對話時覺得如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晚上回來，直氣得他擁被痛哭嚷着第二天便要回國去，其狀之慘，令人同情，由此可見，黑人在此間的處境並不怎麼順遂，但他們的一番悲痛的奮鬥史，却也不容忽視。

在這裏的第一星期天去倫敦應秦學長本鑑邀參加英國母校同學會回來據說第二日是房東太太的女兒生日，我既不明瞭外國規矩也無從問詢爲了禮貌問題只好買了一盒糖果回來，當做禮物，我花費不多，而她們母女倆却是謝了又謝，此後賓主之間，也豎起了友誼與情感晚餐時，房東太太常爲我閒聊，從閒聊中，我知道她丈夫是在戰爭中死去只有一獨生女兒現在一襪貨店工作，早出晚歸，在家也是房客身份，一樣要付膳宿費給母親，星期六，及例假幫着母親做事，也要看她高興，有時母女也會吵起來，主要原因是在女兒怪母親飯菜不好，洗澡沒有足夠熱水等似乎女兒付了錢，母親就得聽她擺佈似的，在我們社會中當然有

些看不慣，可是在他們却認爲是理所當然，無足爲怪其餘尚有房客五人，其中三人爲英人，一爲馬爾他人，一爲黑人他們都是商人、木匠、或工人，房東太太除此棟房屋外，尚有一棟房屋出租，可謂生財有道，她本人勤儉自守，親自操作、燒菜、整理房間、洗濯、照顧洗澡水（用煤氣燒水，預先要投入銀幣入開關箱）等，有時要送晚點至各房客房間，一天確也忙得不可開交，不過我倒成爲她最歡迎的房客，第一、早上不必替我鋪床，因爲我晚上睡覺時不大動，睡覺前後，被筒好像是未動過似的，次早起床，我只須把枕頭弄弄平，蓋上被單就行了，所花時間不要一分鐘，我上班後，她進房來，用不着再行整理，第二、習慣中的晚點，自第一天晚上她送上四樓後，以後我都按時下樓去餐廳吃，不勞動她的大駕她自是歡迎之至。第三、我吃得少，她不必擔心準備我的食物，我自動要求減少份量，她自是求之不得，大致說來賓主頗爲得宜，我也相安的住了兩個月，我性好靜，尤其在異國，晚上的時間，多利用它看書寫信，即使樓下的電視節目不錯，也無興趣去看，晚餐後即上樓去了，而同住的房客却不同，他們有車的，早已駕言出遊、上舞場、喝啤酒、白天賺的錢總要花掉一部份，無計劃的，也是守着電視在看，像我從不介於他們之間倒也

少見，房東太太怕我過得太寂寞，堅持要我下樓喝茶（特地爲我預備中國茶）看電視，我雖幾次勉爲其難答應了，可是最後我還是喜歡浸在自己斗室中，一邊作書，一邊憧憬着家庭甜蜜的夢。

快離開伯明罕這個小鎮前的兩星期，家中寄來一包裹，是我寫信回家要內人替我買好幾樣本國特產，預備在聖誕節前送給幾個外國朋友的，其中不外是宮燈、布娃娃、竹盤之類，接到後我便分送了一個宮燈給房東太太，當她打開盒蓋，而曉得是送給她的時，不禁高興而激動的哭了起來，我當時竟爲之愣住了，的確那紅紅的纓帶佩着綠珠，黑色塑膠刻的塑膠支架圍着那有山水人物的白綢，頂上的銅球，耀出眩人的光彩，融合起來顯出一片雅麗莊穆的風韻，在當時那些看來庸俗而呆板的外國人家佈置中，的確非常出色，我亦爲之驚訝不置，無怪她感動得要流淚了，因她這一流淚，我也一旁呆住半響說不出話來，靜靜地看着她，讓她盡情發洩，後來她停止了哭泣說，她很久即想有一只宮燈，但不知從那裏找，現得到了，她要把它裝上燈，掛在床前，早晚欣賞，並向朋友們炫耀，我真想不到一只宮燈竟能獲得如此的感情代價，宮燈，原是中華歷史文物，外國人尚且如此重視，而在大陸的共匪，却要千方百計大開「文化革命」意圖摧毀我國數千年的固有文化，真使人不禁感慨系之。

來鴻去雁

家報又一封

羅煦仁寄自巴西

旅巴交大同學會定於二月廿六日假座中巴飯店聚餐的消息，居然在臺灣的聯合版報上廿五日登出來，真個是太空時代，州際間距離縮短了。「交大人」變了質？發佈新聞了！忝爲旅巴交大同學會的「書記長」，本來吃了就算了，懶於報導，奈以消息既已洩漏，不得不略予補報，以盡「職責」，何況吳柏楨學長寄來一賀年卡，最近收到，上註：「文稿極精采，望多多寄來」煞是中聽！

咱們早該聚聚了，怎奈有此閒情而無閒時，最近在各方敦促下，終於鐵定二月二十六日假座中巴飯店叙叙，因爲那天正是星期日，元宵節後二日，而且今年巴西之狂歡節正與春節相值，放假三天，更覺得像在國內過年似的，離開故鄉愈遠，愈加懷念故鄉的風俗人情；人愈老，也就愈想時光倒流，重溫一下過去的熱鬧。

消息之所以洩漏，可能是由於一節啓事而起，原來有蔣君夫婦二人，都是最近在滬校畢業，轉輾來巴西，咱們正想借這機會歡迎他們一下，問問故多情況

，那知到蔣學長辦公地點，却先一月離職了，沒留下地址。於是才在這兒的僑報上登一則啓事，希望他們能看到，準時參加，但是他們那天沒有來，也許沒有看到。

朱耀忠學長偕夫人公子還是由康比納斯趕來了，熱心可嘉，最遠道而來的，還得數尤其昭學長。他是由古烈帝巴來的，我因疏於交遊，不識尤學長底細，據聞往昔也是人人企業公司的一員，現在則主持一大麵粉廠，廁身工業界，爲此間僑界聞人，猶憶在南模時，有尤氏兄弟，每逢四星期大禮拜回家或歸校時，總是大汽車和兩名俄羅斯保鏢接送，到巴西，與尤學長猶是初次見面，詢之，果在南模讀過，想來就是他，姓尤的究竟不多。

秦學長夫人，正從美國省視兒女歸來，秦學長由飛機場接來，還沒回家哩！咱們也就做了個順水人情，爲她洗塵。黃五如學長夫人，據說也要去美探視兒子，她不知從那兒學到一套玩意兒，將一方片紙兒，對角摺成數摺，只沿邊剪那末一刀，散開來，竟能分兩次擺出「朱亡皆亡」「介在回北平」幾個字樣來，滿座見她當場表演，莫不稱奇，雖云是預言者的預言，有點兒玄，惟亦足見黃夫人之見聞廣博，多才多藝了。

最後，上了一盤炸元宵，當甜品，即景也，大家都說，下次聚會，可能是吃糕糍子了，多富鄉思！

機軋石碎 石卵 石溪

旗山砂石行

經理 林慶雲

住址：高雄縣旗山鎮中山路二號